安彤內塔和切薩雷·納格里尼（Antonietta and Cesare Negrini）

自1950年代起，他們已經是羅馬普世博愛運動團體的中心人物。以下是從前的一則故事，和一個今天的例子。

「我的父母在羅馬的教堂裡偶然遇見；爸爸注意到了媽媽，通過兩人共同的聽告解的神父聯繫上。他們在戰爭剛剛結束後的 6月訂婚。他們兩人都在大學工作，都屬於FUCI協會成員。媽媽在維泰博（Viterbo）大學文學院工作，爸爸在化學系。他們在訂婚期間和大學時代就已經見過盧嘉勒了，倒不如說，媽媽是瑪莉莎·切莉妮（Marisa Cerini）的好朋友，曾在「運動」中心親眼見過盧嘉勒。受到「理想」的吸引，她把爸爸帶入了「運動」。

「一開始，他有點疑慮，想要保持一段距離，但後來被他們的熱情征服（他是一個堅定的『戰士』），並全情投入。他們於1951年10月結婚，而「運動」的兩位『初期成員』杜麗（Dori Zamboni）和裴安東（Antonio Petrilli）做了他們的證婚人。」

他們的一個女兒的講述把我們帶回到了戰後義大利。對於切薩雷（Cesare Negrini）和瑪利亞·安彤內塔（Maria Antonietta）來說，戰爭的痛苦經驗仍歷歷在目。她記得卡西諾（Cassino）的轟炸，當時她17歲，失去了一切；而切薩雷是法西斯國民軍高級軍官的兒子，親身經歷了被囚禁，以及為自己的政治信念所做的鬥爭。

對於切薩雷而言，與合一理想的相遇，標誌著一個深刻的皈依，回顧自己整個一生和信念，至此選擇了福音的徹底性。

「他因為平衡的判斷、堅實的信德，以及溫和的性格而受到我們所有人的尊重。他愈發沉默和內斂。」1983年，卡薩雷去世，享年60歲。之後，克勞迪奧·卡索麗（Claudio Casoli）在《新城》（New City）雜誌上這樣寫道：「我們可以說，他是一個祥和的人，有著平和與安穩的個性。」

可是，這些並非他的特有稟賦，而是皈依的結果。事實上，在這之前，情況大相徑庭。切薩雷幾乎處於人生最低谷的時刻，安彤內塔出現在他的生命中，帶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。

他親筆寫道：「在我內有一個愈來愈嚴重的危機，天主後來幫助我解決，就是違反福音愛德，排除任何人，尤其排除敵人，和我敵對的特定想法，即意味著反對及往往直接攻擊一切政治對手。」

1958年夏天，他們全家人參加了一次早期的瑪利亞之城。這是普世博愛運動的夏季活動，在那些年代裡，都在白雲石山（Dolomites）舉行，各個國家的人都來這裡參加活動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們立刻嘗試和所有的人聯繫，哪怕在一個大城市中很難進行。

切薩雷（Cesare Negrini）和瑪利亞·安彤內塔（Maria Antonietta）在羅馬是新誕生的新家庭運動（New Families Movement）的初期負責人，協助促進在家庭中每日生活福音。羅馬普世博愛運動的負責人潔薩（Bonaria Gessa），當時還是個年輕女孩，回憶說：「他們的合一，他們從證婚人那裡得到的選擇，以被捨棄的耶穌作為生活模式、作為唯一『遺產』的結果，真的不僅在自己的家庭中，而且多年以來，在他們所遇到的所有家庭中產生了生命。」

安彤內塔執教文學，工作的態度既熱情又認真。她在那所學校工作很多年，學校靠近羅馬郊區的貧民窟，她在那裡以高度的觸覺，致力於照顧那些最脆弱孤獨的學生。

關於切薩雷，我們要記住兩件事，就是生活福音的教導——要求我們和近人在「向祭台奉上供物之前」和好。他好幾年都沒有跟門衛說過話，另外，他曾經冒犯過那裡的店主，他都主動請他們原諒自己。在這兩件事情上，他都激起對方強烈的驚訝和喜樂。

安彤內塔和切薩雷育有四子女，瑪利亞、嘉辣、路濟雅和納多。1983年，切薩雷突然離世，安彤內塔開始了人生的新階段。期間，她選擇甚至更加全身心地為別人而生活，從孩子們和孫輩開始，她溫柔地愛著他們。她寫到道：「我必須學習更好地祈禱，消除可能會糾纏我的孤獨感。」又說：「每天開始時，我努力善用每一個機會對自己說：這是我能做的最美好的事情。」在那些年裡，她用時間和經濟等方式，全心全靈地奉獻自己，在自己的寡居生活中，拓展自然家庭的視野。

所有認識他們的人，以及知道他們的故事的人，都懷著深深的感激懷念納格里尼，他們始終是一對光照別人的夫婦，衝破自己的「局限」，用一種家庭的精神來薰陶社會的一部分。

瑪利亞·嘉辣·德·勞楞佐（Maria Chiara De Lorenzo）